

楔子一

武英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正午，北京

一名老妇身着宫装，半坐半躺地软在椅上，午后的阳光斜斜照在她老迈的脸庞上，只见她面上满是泪水，显是伤心已极，却不知是什么大事，居然令她如斯之痛。

只见一名少年急急奔上台阶，大声道：“母后！武德侯害死皇兄，咱们还等什么？快快下令诛杀他全家满门，给皇兄报仇啊！”此言一出，阶下文武众臣尽皆惊呼，一人快步奔出，此人身披金甲，一望便知是位朝中名将，他面色铁青，跪禀道：“启禀太后，武德侯有大功于国家，现下战况未明，圣上是否真的驾崩前线，尚未明了，如何能下旨杀害大臣？还请太后深思再三！”

那少年大怒，猛地一脚踢在那武将脸上，喝道：“柳昂天，你平日与那贼交好，今日却来替他说情，你眼里还有皇上么？”那武将身形高壮，受了这脚，身子却是一动不动，只是双膝跪地，低头忍受。

一名大臣越众向前，禀道：“启禀太后，武德侯全家杀是不杀，无关紧要。方今国家动乱，最最要紧之事，便是立下监国皇储，以免奸人趁隙作乱。”一众文武大臣听了这话，一同跪倒在地，齐声道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请太后速下旨，立泯王为监国皇储！”声音远远传了出去，激得大殿上回音缭绕，不绝于耳。

耳听无数大臣劝谏，老妇面色犹疑，似在长考不休，那少年见了母后的神情，喉头微微滚动，似乎甚是担心，众臣见太后犹疑，更是急劝。

良久良久，那老妇终于咬住下唇，举起颤抖不止的手，轻轻

的挥了挥。众大臣见状大喜，同时拜伏在地，大声道：“太后圣明！”

少年哈哈大笑，不待说话，便急奔承天殿外，大声叫道：“来人！给我召勤王兵马入京，我要为皇兄复仇！”那老妇听得此言，口唇颤抖，好似要说什么，几次想要起身，却似力不从心，终于叹息一声，软瘫椅上。

那武将泪流满面，转头看着承天殿外的晴朗蓝空，低声道：“霸先公，你别怪我。我已尽力了。”

景福宫里传出消息，太后喻旨，京城戒严。

监国皇储已立，由御弟泯王暂代。诸臣会商，拟召天下一十七路亲军勤王，以卫京畿。当中七只兵马已至京城，龙镶、豹韬、熊飞三路勤王军驻扎城郊，神武、雄武、凤翔、天策等四军奉旨进京，诛平逆匪。

城门打开，五万人马入城，刀枪剑戟，寒光照天，众将神色凝重，如临大敌。偌大京城只闻马蹄声响，四下静悄悄地别无人声，肃杀之气传来，城中百姓或躲炕下，或藏窖中，无一人敢探头张望。

大军开至王府胡同，当先一将喝道：“下马！”万军勒缰，一同下地，端的是整齐划一。众人仰起头来，见眼前好一处大宅，门上匾额写的是“武德侯府”四个烫金大字。

那将领伸手一挥，喝道：“撞门！”两旁军士提起巨木，猛朝侯爷府门上撞落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

撞击声从门口传来，那是重物撞门的巨响。

侯爷府内，数十名老弱妇孺挤在厅上，人人面带惊恐，听着可怕骇人的轰天巨响，每一下撞击声都敲进他们的心窝深处，似要将他们的魂胆撞碎。几个妇人挤在一起，泣不成声。

一名少妇昂然站在院中，她身穿貂袍，容色艳丽，想来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，她左手牵着一名孩童，右手抱着一名婴孩，都是她亲生孩子。

一名长者走上前来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

何有官兵杀来？”那少妇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昨日前线传来消息，说这次御驾亲征已然惨败。”那长者身子一震，颤声道：“那……那为何要抓我们？”少妇道：“无非是小人谗言，一心加害。”

重物猛击，震天价响，那长者面色惨淡，道：“我们便这样坐以待毙么？”少妇紧抿着唇，一言不发。男童倚偎在娘亲腿边，身子微微发抖。

霎时间，“砰”地一声巨响传来，众人的心跳似给这声巨响震停，一齐凝视着即将断裂的门闩，那长者颤抖着嘴唇，喃喃地道：“进来了……要进来了……”看来只要再一下重击，大门便会给震破。

那少妇高声道：“大家听好了，闲杂人等一律进屋躲避，李管家，取老爷的救命金牌来！”李管家急急取来一面金牌，交在那少妇手上。这牌赤金所就，上刻龙纹，乃是当今皇帝亲手所赐，少妇握紧这面巴掌大小的物事，知道这是满门老小活命的唯一希望。

少妇俯下身去，将怀中婴儿交给儿子，道：“文长，带着弟弟进屋。”男童面色恐惧，颤声道：“娘……那你呢？”少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娘要和他们说道理，你先进去吧。”男童大声道：“我不要，我要和娘在一起。”说着抱住娘亲的腿，只是不肯走。少妇向管家使了个眼色，管家急急上前，拉着小男孩走了。

小男孩满面惊慌，回头大叫：“娘！娘！”

少妇听了儿子的叫唤，却不回头，只独自站在院中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伴随着最后一声巨响，大门往两旁倒下，烟尘弥漫中，当先走进一名腰悬弯刀、身穿锦袍的阴沉男子。

少妇喝道：“来人狂妄！安知此处是大臣宅邸？”那男子冷然道：“我等奉宗人府之命，前来擒拿武德侯满门。”

那少妇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凭什么？”那男子取出公文，提声喝道：“武德侯秦霸先叛国乱政，罪当夷诛九族！这是刑部的大印，你自己看吧！”说着将公文扔在地下，门外传来军士暴喝的声响，脚步声杂沓，大批人马猛朝屋内杀来。

那少妇伸手拦在道中，大声道：“这是皇上颁下的救命金牌！你们敢动我家一人，要你们好看！”

众官差见她高举赤红金牌，傲然凛视，都是为之一怔，一时无人敢上。

那男子手持大刀，走到那少妇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让开。”

那少妇厉声道：“我家老爷乃是一品大员，官拜侯爵，若无六部会审，圣上亲旨，秦家满门何等尊贵，岂容你们一指加害！”

那男子森然道：“你退不退？”

少妇戟指骂道：“无耻奸贼！我是秦家主母，焉能受你威吓？”

那男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向前走上几步，道：“休怪我刀下无情了。”

忽听外头一声断喝，鲜血洒入屋内，满堂众人大声惊叫，好似发生了什么惨事。

男童人矮腿短，看不到外头的情状，他急急拉住管家，惊道：“娘呢 我娘怎么了？”

那管家早已哭得泪人儿也似，垂泪道：“少爷，你……你娘她……”话声未毕，只听远远一人叫道：“秦家满门老小听着，有敢拒捕者，立斩不饶！这女人就是个榜样！”霎时间大批官差已向屋内涌入，人人手持兵刃，神态猛恶。

门口军官掩刀砍杀，几名亲人惨叫一声，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，小男童吓得魂飞天外，他抱紧弟弟，惊叫道：“大叔！我娘呢 我娘呢？”

李管家用力往他一推，叫道：“快走 带着你弟弟走！”

小男童咬牙道：“没见到我娘，我哪里也不去！”李管家喝道：“快些走了！”

小男童还待倔强，忽见一支弓箭射来，正中管家后背，那管家霎时面色惨白，身子慢慢软倒。

小男童惊道：“李大叔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李管家抓住男孩的肩头，喘道：“少爷……你…你快从狗洞爬走！千万千万不要回头看！”

小男童还待再说，那管家奋起最后气力，用力往男童背上一推，大叫一声：“跑啊！”

小男童给这股大力一推，跌跌撞撞的奔了出去，他还要回头，

忽听远处传来“啊”地一声尖叫，那男童认得这是舅母的声音，他心中忽然惶恐，霎时自己也是一声惊叫，惶急地抱着弟弟，便往后厨逃去。

正跑间，背后一个声音暴喝道：“大胆小子，还想逃！”那人来得好快，举刀朝背后砍来，小男童尖叫一声，矮下身子，从桌下钻了过去，那刀砍了个空，只把木桌劈裂。

小男童往外一滚，朝后院冲进，怀中的婴儿受不住震荡，猛地哭了起来，小男童又惊又怕，半滚半爬地进了后院。

“小朋友，哪里走啊？”

小男童听了这话，即使年岁如斯幼小的他，也知绝望已临，他抬起头来一看，只见后院里摆张太师椅，坐着一名阴森男子，他身后站满军士，人人都挂着一幅冷笑。

男子阴侧侧地笑道：“小朋友，不可以乱走动哦！”小男童看着眼前的男子，心里只是害怕，便在此时，两旁的军士猛地冲上，硬往他身上抓来。

惊骇恐惧之中，小男童知道只要给人抓住，决计是死路一条，他抱住弟弟，直往后墙冲去，墙下便是李大叔说的狗洞，那是平日万万不准去玩的处所，但在判人生死的刹那，狗洞却成了活命的唯一道路。

男童像受了惊吓的小狗一般，连滚带爬地冲向狗洞，耳听后头军士的呼喝，他一手抱住弟弟，一手掀开盖在洞上的竹篓，哭着叫着，猛向狗洞钻了进去。

眼见男童朝洞内钻入，后头几人大喝：“他妈的！死小鬼跑啦！”不旋踵，立时有人向狗洞爬来。

男童抱着弟弟，四肢急爬，匆匆朝洞外溜出，正要探头出去，赫然见到两只裤脚挡在眼前，他偷眼往外看去，只见洞前的街道上满是兵卒，人人手上拿着明晃晃的钢刀，那男童知道狗洞外也有官兵，现下若要出去，定是死路一条。

彷徨骇异间，只听一人骂道：“死小鬼，这么能跑。”

那男童回头回去，脚后又是一个狰狞男子爬了进来，小男童想朝外爬出，可外头更是凶险万状，年幼的他，当此必死无疑之

刻，终于号啕大哭起来。

猛听“轰隆”一声，巨响传过，头上的高墙缓缓往前倒下，直往院内兵卒压落，霎时阳光耀眼，映上小男童的脸庞。小男童满脸惊奇，抬头朝上去看，只见墙上站名男子，此人身穿斗篷，手提长剑，睥睨着脚下兵卒。

几名军官喝道：“反贼来啦！大家快上！”

弓弦连响，万箭齐发，无数兵卒蹲在地下，对着墙上不住放箭，那男子猛从墙上跳了下来，斗篷一挥，已将飞箭荡开，他虎吼一声，举剑朝人群杀去，一名官差举刀挡格，当地一响，竟将那官差连人带刀地斩为两截。众官差惊骇之余，逐步向后退却。

那男子抱起小男童，沉声道：“我是方子敬，是你父亲秦大都督的好友，你娘呢？”

小男孩热泪盈眶，颤声道：“我娘她……她……”那男子惊道：“你娘她给害了么？”小男孩不知如何回答，霎时放声大哭。

便在此时，一声巨响传来，小男孩只觉腰身一阵剧痛，他低下头去，只见腰间血流如注，却是开了一个大洞。

那方子敬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是火枪！”小男童张大了嘴，这枪伤痛彻心肺，泪水不停地滚将下来。方子敬怒气勃发，喝道：“不过是个小小孩儿，你们却也下得了手！”他怒目看着后头的火枪手，举剑一挥，凌厉剑风斩落，霎时满天人头飞起，只见院中一条黑影左扑右闪，长剑杀处，当者无不披靡，众官差不敢再挡，纷纷窜逃。

带队军官喝道：“全军找掩蔽，长枪手上前！”黑旗一招，屋内又冲出百名长枪手，众人举起长矛，猛往方子敬戳去。

方子敬狂吼一声，举足一点，便从无数长矛上跃了过去，半空一个翻滚，长剑斩落，已将那军官腰斩两段。

众官差见他悍勇如斯，都是吓得呆了，一时急急后退。那坐在太师椅上的阴森男子跳了起来，喝道：“火枪手快快动手！别让反贼走了！”火枪手立即端枪凝立，百枪齐发。

方子敬听得轰隆之声不绝于耳，连忙往地下一扑，枪子儿打在墙上，只射得蜂窝也似。他不愿与官军缠斗，脚下一点，翻墙

便走。

甫出墙外，猛听无数叫嚷：“反贼出来了！大家快上啊！”顿时刀光闪动，也有无数禁卫军杀来。方子敬掏出怀中金镖，便往前方掷去，那金镖力道雄浑，中者无不透体而过，顷刻之间，便已倒下十来名军士。众兵卒慌忙退开，跟着连连放箭，方子敬挥舞斗篷，将自己和那男孩护住。

战到此时，饶那方子敬武功高强无比，左肩也已中枪，右腋更插了只飞箭，他左冲右突，霹雳雷霆般地又杀数十人，但他自己身上也满是鲜血，情势大见危急。

便在此刻，怀中的男孩难以抵受疼痛，他一阵颤抖，从方子敬怀中摔了下来，方子敬伸手拉住，喝道：“小朋友！你撑住点！”

小男童泪如雨下，将手上婴儿递给方子敬，哽咽道：“方大叔……我……我求求你，带我弟弟……带他去找爹爹……”

方子敬见那男童命在旦夕，心下沉重，伸手接过婴儿，点了点头。

小男孩面带微笑，好似回到了娘亲身边，缓缓地闭上了眼……

楔 子 二

景泰元年一月初三傍晚，西域天山

一条高大无比的巨汉，用着惨淡的眼神看着满营的死尸。他背上插着两只刀刃，手上还举着一柄十二尺长的大马刀，神色直是武勇刚毅。凛冽的秋风吹进营里，伴着西疆独有的黄沙，洒在那大汉饱经风霜的国字脸上。

看着满是死尸的军营，那大汉用力一挥，愤怒地把马刀往地下插落，轰地一声巨响，泥沙四溅。他压抑怒气，看着脚下跪着的军官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！那羊皮是谁拿走了！”

那军官惶恐地道：“是……是江充……”那大汉满脸杀气，喝道：“我安排这二十人守护羊皮，你们居然还会失手，你们是猪吗？”

那军官低声道：“江充昨晚送上酒肉，说要慰劳我们这些将士，我底下的军士不疑有他，就都吃了下去，谁知……谁知……”那大汉冷笑道：“谁知里头有毒，是不是？”那军官叹息一声，点了点头。那大汉举起大马刀，喝道：“你又为何不去吃！为什么不去死！”

一只手缓缓地伸来，架住了大汉的手，那大汉回过头去，只见眼前站着一名清贵隽雅的将领。

那大汉微一躬身，面带惶恐地道：“大都督。”那将领见了满营的死尸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那大汉单膝跪下，拱手道：“属下不能保住羊皮，实在罪该万死！请大都督重重责罚！”

那将领轻声道：“你不必自责，那江充狼子野心，我早已看出来。”

那大汉大声道：“大都督不必出言安慰，我石刚不能保护要物，自当领受军法责罚！”

那将领伸手拉起那大汉，温言道：“石兄弟，凡事自有天命，你不必太过在意。我早已作好万全准备，不怕江充出尔反尔，擅自进去神机洞。”

那大汉听了“神机洞”三字，只是茫然不解，低声问道：“大都督，究竟羊皮上是什么东西？为何如此要紧？”那将领叹道：“此物关系天下气运，日久便知。”那大汉一愣，道：“天下气运？什么意思？”

那将领望着远处的天山，摇头不语。

便在此时，一名兵卒急急奔入营内，跪禀道：“启禀大都督，京城来的飞鸽传书。”那将领点了点头，伸手接过纸条，张开一看，霎时面色惨白，身子往后就倒。

那大汉吃了一惊，急忙抱住上司，从他手中接过字条，低头读去，赫然也是大惊失色，颤声道：“他妈的，满门抄斩……这……这也太狠了！这……这还有天理吗？”

那小卒见他二人神态如此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呆呆跪在地下。

那大汉抱住上司，咬牙道：“大都督，满朝文武都说你害死皇上，咱们为了国家这般拼命，却落得这个下场，这……这公平么？”

那将领幽幽醒转，想起妻儿家小尽数惨死，忍不住泪水滑落，大悲之下，伸手推开那大汉，连滚带爬地奔出营寨。

那大汉惊道，“大都督，你定定神啊！”他怕上司做出什么傻事，连忙追了出去。

出得营帐，只见那将领跪在地下，面向远处巍峨的天山，大声哭叫道：“皇上啊皇上……我忠于朝廷，他们为何如此待我？为什么要杀我妻子儿女啊！”

他拜倒在地，张口大哭，好似求恳上苍恩泽一般，只是磕头不止。

那大汉见了这悲戚之状，泪水也已盈眶，他冲上前来，一把

扶起那将领，大声道：“大都督，主母既死，你二子也亡，何必再受朝廷管束？咱们这就造反，杀进关内复仇！”他虎目圆睁，满是仇恨之意。

那将领呆呆地望着远处天山。猛地一声大叫，霎时声震山冈，满营皆惊。他翻身跳起，拔出腰中佩剑，抬头望天，神色极是悲凉。

那大汉大声叫道：“大都督 咱们这就放手大杀吧！”

那将领摇了摇头，长剑刷地一挥，只见沙地下现出四行话，一十六个字，悲声道：“石兄弟，请你记好这几句话，倘若我明日不幸身死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把手话传下去，不然我这生都不能平反 妻小也都白死了。”

那大汉微微一愣，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他低下头去，看着那四句话，见是：“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”四行字。

那大汉一怔，道：“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？这是什么意思，属下不懂？”

那将领泪水落下，摇头道：“你现下不必问这么多。记住了，日后我若战死前线，抑或给人谋害，你都要替我夺回羊皮，解开这四句话的秘辛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”他举脚一踢，已将地下字迹踢散。

那将领远望天山，口唇喃喃，似在低念什么。风砂吹来，将他身上的衣衫吹得随风荡起。

过了良久，那将领忍住泪水，缓缓将长剑送回鞘里，大声道：“来人 立即拔营 大军开往玉门关！”

远处人嘶马鸣，营帐纷纷拔起，三万将士含悲忍痛，默默收拾行囊，都知这是他们生平最后一战，只要进了玉门关，这群勇士就不再是国家的荣耀，而是那惹人鄙夷轻蔑的二字污名：

“反贼！”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[英雄志]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西凉风暴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景泰三十年七月初一，西凉城郊

荒芜的大漠，一辆孤伶伶的骡车缓缓前行，猛烈风砂吹来，车篷几似要给掀掉一般，轰隆隆地抖着。

“娘 我好渴……”

好乖的一个小男孩儿，了不起只有六岁大小，他紧紧地靠在少妇的怀里，丝毫不见吵闹哭叫。骨溜溜地大眼一眨眨，有些好奇地望着周围陌生的沙漠。

哒哒，哒哒，骡子的蹄声不曾间断，灼热的日头照下，听来更让人昏昏欲睡，少妇看着儿子的脸上给艳阳晒出一层盐花，不由得一阵心疼，她取过了水壶，交给孩子的手里，向一旁的汉子喊道：“孩子的爹！再多久可以进西凉城？”

听得妻子问话，瘦汉挤出一丝苦笑，道：“应该……应该再几日就到了……”

少妇闻言气结，嗔道：“你三日前便这般说，现下呢？还不是在这鬼大漠里打转？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！”

这一家三口载着满满的家当货物，看来准是第一回过来做买卖的旅人。每年逢到这个时节，总会有人载着满车的货物过来西凉买卖生意，来时带些干果蜜饯，回去时买些羊毛土产，总能小小赚上一笔，想来这家人便是想来西疆做点小生意发财。

只是他们却不知道，自古以来，只要商人一多，匪人必也生出，正经生意好做，杀头的生意便也不难，要知娇弱的少妇，稚小的孩童，细瘦的丈夫，正是匪徒心中的宝贝啊！

那汉子听了妻子的埋怨，猛地停下蓬车，露出无奈的神色，苦笑道：“今儿个若还找不着，再想法子找人问问吧！”

那少妇骂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这当口哪来的人给你问？就说出

门前要多些安排，你总是吊儿郎当，好了，等水粮吃尽，你看咱们一家三口怎么办？”

那汉子叹道：“说来说去，还不是你不好，就说咱们留在故乡乖乖耕田，你硬是不依，非得来这鬼地方做买卖，你看看，现下埋怨的又是你，唉……”

少妇眼眶一红，怒道：“你还敢说，要不是你大嫂硬要跟咱们抢祖产，我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干么来这儿吃苦受难？我……我真恨自己少长了眼，嫁了你这死没良心的……”说着哀哀哭了起来。

一旁男孩见母亲啼哭，连忙抱住母亲，柔声道：“娘，别哭，别哭……”

那汉子叹息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好！好！都怪我不好！我去死成不成！”用力一鞭挥下，重重打在骡子背上，那骡吃痛，嘶鸣一声，急急往前奔跑。

篷车走在荒凉无际的大漠中，望来是如此的渺小，好似一阵风沙便能将之淹没一般，车上的人却还争吵不止，看来不用进到西凉城，他们便已吵翻了天，真不知这买卖要如何做下去。

那少妇正自啼哭不止，忽见丈夫面露喜色，叫道：“娘子你看，那儿好像有人！”那少妇止住了泪水，啐了一口，道：“这当口哪来的人，你可别蒙我。”

那汉子急急摇头，大声道：“我没胡说，你看那儿！”说着举起手来，指向远处沙丘。

那少妇抬头看去，只见远远沙丘上突起了一根东西，她凝目看去，似乎是根旗杆儿，那少妇大喜道：“太好了，总算遇着人了！快过去问路吧！”

那汉子笑道：“我就说吧，早晚可以遇上人的。瞧你怕的。”说着提起缰绳，驾车便朝小丘驰去。

一家三口满怀喜悦，直往丘下奔去，便在此时，忽地狂风吹过，无数黄沙飞舞在天，那旗杆儿更是前后摇摆不定，那少妇蓦地心下一惊，眼皮直眨，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，她揉了揉眼，只觉沙丘上好像有什么古怪，一时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低声向丈夫道：“那丘上好像……好像有点东西，咱们……咱们还是别过去了”

吧！”

那汉子拉紧缰绳，骡车便在丘下停步，摇头苦笑道：“你这不是穷搅和么？你又怕咱找不着路，又不准我过去瞧，这可要我怎么办哪？”

那少妇情知如此，可又放心不下，皱眉道：“嗯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她好生忧虑，挤了半天，还是说不出个主意来。

汉子叹息一声，翻下车来，道：“我看这般吧！你母子俩在这儿候着，我先过去瞧瞧。”那少妇犹豫良久，尚未说话，那汉子已一阵叹息，自行往沙丘行去。

那少妇急忙叫道：“慢点走！”

那汉子回过头来，皱眉道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那少妇从车篷里摸出一柄刀，急急跳下车，塞在那汉子手里，低声嘱咐道：“要是有什么凶悍匪人，你可得赶紧走！千万别逞英雄！”她方才虽在埋怨丈夫，但此刻眼角却满是泪水，竟是关怀无限，露出了心里的真情。

汉子见妻子关心自己，不禁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娘子别怕，这儿荒凉得紧，能有什么匪人？你只管乖乖等我问路回来，懂了么？”他伸手替妻子理了理鬓角，脸上露出了男子汉的气概，似乎连瘦削的身子也壮硕了许多。

少妇劝道：“还是得小心哪！听说西凉道上不平静，咱们得多多提防才是。”

那汉子挥了挥手上的刀子，笑道：“别怕东怕西了。真要有些事情，我拼着性命不要，也会护住你和孩子。”

少妇看着丈夫自信沉着的笑脸，心中略略定下，直到此时，才想起当初她为何会嫁给这个貌不惊人、一穷二白的瘦男人。过了良久，她抹去了眼角的泪水，强笑道：“好，听你这般夸口，我也放心啦！你快去快回，可别耽搁了。”

那汉子哈哈一笑，将钢刀缚在腰间，跟着往沙丘攀去。

少妇握着儿子的手，两人一齐坐在地下，沙漠中只余风声潇潇，紧紧地缠绕在母子的身边。少妇望着丈夫的身影辛苦地往丘上攀去，心中无限忧虑，此时荒芜的大漠中数十里全无人烟，要

是丈夫真有什么意外，要是此处真有歹人……

少妇用力摇头，心中更加害怕，连想也不敢想了。

那孩子见娘亲担忧，便道：“娘，你别怕，爹爹不会有事的。”

那少妇见儿子体贴，便自微微一笑，将他搂在身旁，道：“傻孩子，你爹爹当然不会有事。”她怕儿子胡思乱想，便从行李中取出一只罐子，跟着在孩子面前摇了摇，笑道：“蜜枣儿来啰！”那孩子跳了起来，喜道：“蜜枣儿！蜜枣儿！”一时雀跃连连，欣喜异常。

那蜜枣儿正是这一家买卖的营生，这西凉居民多以放牧牛羊维生，新鲜蔬果直如黄金般贵重，这回他们载了满满一车过来，便是准备来此大发利市，狠狠赚上一笔。

那少妇将糖罐打开，取出一只肥嫩多汁的枣子，笑道：“这是要卖的东西，可不许多吃，知道么？”

男孩拼命点头，吞了口唾沫，便要伸手接过。

猛然间，沙丘上传来一声惨叫，赫然划破长空。少妇闻得惨叫，登时大惊失色，手上的蜜枣罐子翻倒在地，两腿一软，已然跪倒在地。

那孩子回头望着沙丘，大声道：“娘！那是爹爹的声音！”

少妇吓得面无人色，她茫然地张着口，仰头看着沙丘，不知要如何是好。

那孩子道：“咱们快上去看看，说不定爹爹生了什么事！”说着拔腿朝丘上奔去，少妇赫然醒觉，惊叫道：“小宝快回来！别乱跑啊！”

少妇见儿子贸然上丘，当下也不顾安危，径自追了上去，心中暗暗求神：“菩萨保佑，别让咱家汉子有事，让我一家三口平平安安地到西凉……”顷刻间已是泪水盈眶，心中更是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定。

小男孩走得好快，已然奔上沙丘顶。少妇又惊又怕，张口大叫：“停下来 别再跑了！”

那男孩果然停了下来，但他不是因为娘亲的叫唤才停住，而是看到了什么东西。

少妇见到儿子脸上的诧异，她三步并做两步，急急追了上去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你爹爹呢？”男孩吞了一口唾沫，伸手往前指了一指，少妇急忙转过头去，凝目细看。

“啊——”

又是一声尖锐的叫喊划破长空……